景德傳燈録卷第六

南嶽懷讓禪師法嗣

第十世九人一人見録

國家圖書館藏

景德傳燈錄卷第六

南嶽懷讓禪師法嗣

第一世九人 一人見錄

江西道一禪師 姓馬時謂馬祖

南嶽常浩禪師　智達禪師　坦然禪師　潮州神照禪師　楊州大明寺嚴峻禪師　新羅國本如禪師　玄晟禪師　東霧山法空禪師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二世三十七人 馬祖法嗣 一十四人見錄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　江西北蘭讓禪師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　忻州鄺村自滿禪師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

禪門規式附

編英禪師　崇泰禪師　王姥山脩然禪師　華州伏牛寺策禪師　澧州松滋塔智聰禪師　唐州雲秀山神鑒禪師　楊州摟靈寺智通禪師　杭州智藏禪師　京兆懷翰禪師　虔州法藏禪師　河中府懷則禪師　常州明幹禪師　鄂州洪潭禪師　象原懷坦禪師　潞府青蓮元禮禪師　大會山道晤禪師　潞府法柔禪師　京兆咸通寺覺平禪師　義興勝齋禪師　海陵慶雲禪師　洪州開元寺玄虛禪師已上二十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人也姓馬氏容皃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依

山道晤禪師　潞府法柔禪師　京兆咸通寺覺平禪師　義興勝獅禪師　海陵慶雲禪師　洪州開元寺玄虛禪師已上二十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一世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人也姓馬氏容皃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受具於渝州圓律師唐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嶽傳法院遇讓和尚同參九人唯師密受心印讓之一猶思之遷也同源而異派故禪法之盛始于二師劉軻云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爲無知矣西天般若多羅記達磨云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姪孫腳下行金雞解銜一顆米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能和尚謂讓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馬駒踏殺天下人厥後江西法嗣布於天下時號馬祖始自建陽佛迹嶺遷至臨川次至南康龔公山大歷中隸名於開元精舍時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是四方學者雲集坐下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躬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無聞爲法門又云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心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

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

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
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
色故有心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

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爲色知色
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
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
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
生即不生　僧問和尚爲什麼說即心即佛師
云爲止小兒啼僧云啼止時如何師云非心非
佛僧云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云向伊道
不是物僧云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云且教
伊體會大道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即今
是什麼意　龐居士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
舟此理如何師云遮裏無水亦無舟說什麼筋
骨　一日師上堂良久百丈收却面前席師便
下堂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云正是汝放
身命處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百丈豎起拂
子師云只遮箇爲當別有百丈拋下拂子　僧
問如何得合道師云我早不合道　僧問如何
是西來意師便打乃云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
也　有小師行腳迴於師前畫箇圓相就上禮
拜了立師云汝莫欲作佛否云某甲不解揑目
師云吾不如汝小師不對鄧隱峯辭師師云什
麼處去對云石頭去師云石頭路滑對云竿木
隨身逢場作戲便去才到石頭即繞禪牀一匝
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云蒼天蒼天隱峯
無語却迴舉似於師師云汝更去見他道蒼天

拜了立師云汝莫欲作佛否云某甲不解揑目師云吾不如汝小師不對鄧隱峯辭師師云什麼處去對云石頭去師云石頭路滑對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才到石頭即繞禪牀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云蒼天蒼天隱峯無語却廻舉似於師師云汝更去見他道蒼天汝便嘘嘘隱峯又去石頭一依前問是何宗旨石頭乃嘘嘘隱峯又無語歸來師云向汝道石頭路滑　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長下三短問云不得道一長三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荅師乃畫地一畫云不得道長短荅汝了也（忠國師聞別云何不問老僧）　有一講僧來問云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問云坐主傳持何法彼云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云莫是師子兒否云不敢師作嘘嘘聲彼云此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彼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師子在窟法師云不出不入是什麼法無對（百丈代云見麼）遂辭出門師召云坐主彼即廻首師云是什麼亦無對師云遮鈍根阿師　洪州廉使問云弟子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云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處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言訖而

廻至二月四日果有微疾沐浴訖跏趺入滅元和中追謚大寂禪師塔曰大莊嚴今海昏縣影堂存焉（高僧傳云大寂禪師）

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
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處謂
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言訖而

迴至二月四日果有微疾沐浴訖跏趺入滅元
和中追謚大寂禪師塔曰大莊嚴今海昏縣影
堂存焉高僧傳云大覺禪師

懷讓禪師第二世馬祖法嗣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者建州人也姓朱氏依越
州大雲寺道智和尚受業初至江西參馬祖祖
問曰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
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
散走作什麼我遮裏一物也無求什麼佛法師
遂禮拜問曰阿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即
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
自在何假向外求覓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
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年老遽
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
要門論一卷被法門師姪玄晏竊出江外呈馬
祖祖覽訖告衆云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
無遮障處也衆中有知師姓朱者迭相推識結
契來越上尋訪依附時號大珠和尚者因馬祖示出也師謂曰禪客
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故不勞汝久立
且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隨
問隨荅其辯無礙廣語出別卷時有法師數人來謁

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
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潭對面非佛而誰衆皆
茫然法眼云是即没交涉良久其僧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

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故不勞汝久立且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隨問隨荅其辯無礙（廣語出別卷）時有法師數人來謁

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潭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法眼云是即汲交涉）良久其僧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却問曰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般若經師曰講幾坐來曰二十餘坐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邪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什麼却迷僧曰請禪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坐却未識如來其僧再禮拜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義何得忘却曰是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對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

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僧曰如禪師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

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對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僧曰如禪師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

有行者問即心即佛那箇是佛師云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無對師云達即徧境是不悟永乖疎

有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坐主家多落空法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坐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法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曰何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法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用名言法明作色問曰何處是錯師曰律師未辨華竺之音如何講說曰請禪師指出法明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邪律師雖省過而心猶憤然（具梵語薩婆曷剌他悉陀中國翻云一切義成舊云悉達多猶是訛略梵語）又問曰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趂塊師子齧人經律論是自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曰出何教

文師曰出陀羅尼集法明禮謝讚歎而退

有三藏法師問眞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三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眞如否曰有師

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
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曰出何教

文師曰出陀羅尼集法明禮謝讚歎而退
有三藏法師問眞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三
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眞如否曰有師
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
能廻三毒爲三聚淨戒廻六識爲六神通廻煩
惱作菩提廻無明爲大智眞如若無變易三藏
眞是自然外道也三藏曰若爾者眞如即有變
易師曰若執眞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
來說眞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即是
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
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眞如變便
作變解聞說不變便作不變解三藏曰故知南
宗實不可測　有道流問世間有法過自然否
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氣
是道否師曰元氣自元氣道自道曰若如是者
則應有二師曰知無兩人又問云何爲邪云何
爲正師曰心逐物爲邪物從心爲正　有源律
師來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
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
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
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

計校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　有韞光大德問
禪師自知生處否師曰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
即是無生法無離生法說有無生祖師云當生

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

計校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　有韞光大德問禪師自知生處否師曰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即是無生法無離生法說有無生祖師云當生即不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即是性故名識性了即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喫筍應總喫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大德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眞心緣於善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寞人有慧否懷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爲說師曰太虛不生靈智眞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變

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沈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

智否尋文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爲說師曰太虛不生靈智眞心不驕善惡嗜欲深者機變

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沈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爲魔大德曰若如是應畢竟無所有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畢竟無所有大德踊躍禮謝而去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一日謂僧曰汝與我開田了我爲汝說大義僧開田了歸請師說大義師乃展開兩手　有老宿見日影透窓問師曰爲復聰就日日就聰師曰長老房內有客歸去好　師問南泉曰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南泉曰有師曰作麼生曰不是心不是佛師曰恁麼即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麼師曰師伯作麼生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師曰某甲不會請師伯說曰我大殺爲汝說了也　僧問如何是佛佛道齊師曰定也　師因入京路逢官人命喫飯忽見驢鳴官人召云頭陀師舉頭官人却指驢師却指官人（法眼別云但作驢鳴）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祖師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師便近前祖打一摑云六耳不同謀來日來師至來日猶入法堂云請和尚道祖云且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證明師乃悟云謝大衆證明乃繞法堂一匝便去

人 但作驢鳴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祖師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師便近前祖打一摑云六

耳不同謀來日來師至來日猶入法堂云請和尚道祖云且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證明師乃悟云謝大衆證明乃繞法堂一匝便去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腳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南泉問歸宗云適來見虎似箇什麼宗云似箇猫兒宗却問師師云似箇狗子宗又問南泉泉云我見是箇大蟲

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云生師云無生南泉云無生猶是末南泉行數步師召云長老長老南泉廻頭云怎麼師云莫道是末 一日普請擇蕨菜南泉拈起一莖云遮箇大好供養師云非但遮箇百味珍羞他亦不顧南泉云雖然如此箇箇須當他始得玄覺云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 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云舉世無相似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馬祖法堂後坐禪祖見乃吹師耳兩吹師起定見是和尚却復入定祖歸方丈令侍者持一椀茶與師師不顧便自歸堂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 師有時云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有僧問先曹山承古人有言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喚作什麼病曹云攢簇不得

底病云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曹云人人盡有云人人盡有和尚還有此病也無曹云正覓起處不得云一切衆生爲什麼不病曹云衆生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　師有時云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有僧問先曹山承古人有言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喚作什麼病曹云攢蔟不得底病云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曹云人人盡有云人人盡有和尚還有此病也無曹云正覔起處不得云一切衆生爲什麼不病曹云衆生若病即非衆生云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曹云有云既有爲什麼不病曹云爲伊惺惺

僧問如何修行師云好箇阿師莫客作僧云畢竟如何師云安置即不堪　又僧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云涅槃後有僧云如何是涅槃後有師云不洗面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無面得洗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爲務惡見沙門因逐羣鹿從馬祖庵前過祖乃逆之藏問和尚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箭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和尚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即無下手處祖曰遮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藏當時毀棄弓箭自以刀截髮投祖出家一日在廚作務次祖問曰作什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迴入草去便把鼻孔拽來祖曰子眞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

箭接機如三平和尚章述之　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西堂云捉得師云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師云作麼生恁麼捉虛空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

疑投祖出家一日在廚作務次祖問曰作什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廻入草去便把鼻孔拽來祖曰子眞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如三平和尚章述之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西堂云捉得師云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師云作麼生恁麼捉虛空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孔拽西堂作忍痛聲云大殺拽人鼻孔直得脫去師云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衆僧參次師云適來底什麼處去也有僧云在師云在什麼處其僧彈指一聲　僧到禮拜師云還將那箇來否僧云將得來師云在什麼處僧彈指三聲　問如何免得生死師云用免作什麼僧云如何免得師云遮底不生死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者廬江人也姓何氏幼隨父守官泉州南安縣因而出家唐天寶初馬祖闡化建陽居佛迹巖師往謁之尋遷於南康龔公山師亦隨之貞元四年二月初馬祖將歸寂謂師曰夫玉石潤山秀麗益汝道業遇可居之師不曉其言是秋與伏牛山自在禪師同遊洛陽廻至唐州西見一山四面懸絕峯巒秀異因詢鄉人云是紫玉山師乃陟山頂見有石方正瑩然紫色歎曰此其紫玉也始念先師之言乃懸記耳遂翦茅搆舍而居焉後學徒四集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云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

僧云如何出離師云青山不礙白雲飛　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云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怎麼于公失色師

乃懸記耳遂翦茅搆舍而居焉後學徒四集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云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

僧云如何出離師云青山不礙白雲飛　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云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恁麼于公失色師乃指云遮箇是漂墮羅刹鬼國于又問如何是佛師喚于頔頔應諾師云更莫別求有僧舉似藥山藥山云縛殺遮漢也僧云和尚如何藥山亦喚云某甲僧應諾藥山云是什麼　元和八年弟子金藏參百丈廻禮覲師曰汝其來矣此山有主也於是囑付金藏訖策杖徑去襄州道俗迎之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壽八十有三

江西北蘭讓禪師　湖塘亮長老問伏承師兄盡得先師眞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撥胷開示之亮便禮拜師云莫禮莫禮亮云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云汝禮先師眞亮云因什麼教某甲莫禮師云何曾錯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曾住五臺山金閣寺　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荅曰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等虛空常在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爲衆生來去爲衆生去清淨眞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

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荅曰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

來去爲衆生去清淨眞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

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荅曰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云快馬一鞭快人一言有事何不出頭來無事各自珍重便下堂

有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吐舌云待我有廣長舌相即向汝道　洞山來參方上法堂師云已相看了也洞山便下去至明日却上問云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什麼處是與某甲已相看處師云心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洞山云幾放過洞山辭去師云多學佛法廣作利益洞山云多學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云一物莫違即是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不可道你是也

忻州鄺村自滿禪師上堂云古今不異法爾如然更復何也雖然如此遮箇事大有人罔措在時有僧問不落古今請師直道師云情知汝罔措僧欲進語師云將謂老僧落伊古今僧云如

何即是師云魚騰碧漢階級難飛僧云如何即得免玆過咎師云若是龍形誰論高下其僧禮拜師云苦哉屈哉誰人似我　師一日謂衆曰

然更作何也鼎然如止遮箇事大有人罔措在時有僧問不落古今請師直道師云情知汝罔措僧欲進語師云將謂老僧落伊古今僧云如

何即是師云魚騰碧漢階級難飛僧云如何即得免玆過咎師云若是龍形誰論高下其僧禮拜師云苦哉屈哉誰人似我　師一日謂衆曰除却日明夜暗更說什麼即得珍重時有僧問如何是無諍之句師云喧天動地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　仰山初領新戒到謝戒師見來於禪牀上拍手云和和仰山即東邊立又西邊立又於中心立然後謝戒了却退後立師云什麼處得此三昧仰云於曹谿脫印子學來師云汝道曹谿用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一宿覺用此三昧仰云和尚什麼處得此三昧來師云某甲於馬大師處學此三昧問如何得見性師云譬如有屋屋有六窓內有一獼猴東邊喚山山山應如是六窓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云所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獼猴困睡外獼猴欲與相見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云山山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喚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雲居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遮一句語何處有中邑也　崇書稠云還有入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精魂腳手佛性義在什麼處　玄覺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什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丱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南康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禪師同號入室時二大士爲角立

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雲居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遮一句語何處有中邑也 崇書稱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精魂脚手佛性義在什麼處 玄覺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什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卅歲離塵三學誦練屬大寂闡化南康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禪師同號入室時二大士爲角立焉一夕二士隨侍馬祖翫月次祖曰正恁麼時如何西堂云正好供養師云正好修行祖曰經入藏禪歸海馬祖上堂大衆雲集方外坐良久師乃卷却面前禮拜席祖便下堂師一日詣馬祖法堂祖於禪牀角取拂子示之師云只遮箇更別有祖乃放舊處云你已後將什麼爲人師却取拂子示之祖云只遮箇更別有師以拂子挂安舊處方侍立祖叱之自此雷音將震果擅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以居處巖巒峻極故號之百丈既處之未朞月玄參之賓四方麕至即有溈山黃蘗當其首一日師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眼黑黃蘗聞舉不覺吐舌曰某甲不識馬祖要且不見馬祖師云汝已後當嗣馬祖黃蘗云某甲不嗣馬祖曰作麼生曰已後喪我見孫師曰如是如是 一日有僧哭入法堂來師曰作麼曰父母俱喪請師選日師云明日來一時埋却 師上堂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溈

山云某甲不道請和尚道師云不辭與汝道久後喪我見孫五峯云和尚亦須併却師云無人處斫額望汝雲巖云某甲有道處請和尚舉師

師曰如是如是　一日有僧哭入法堂來師曰作麼曰父母俱喪請師選日師云明日來一時埋却　師上堂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溈山云某甲不道請和尚道師云不辭與汝道久後喪我見孫五峯云和尚亦須併却師云無人處斫額望汝雲巖云某甲有道處請和尚舉師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雲巖曰師今有也師曰喪我見孫　師謂衆曰我要一人傳語西堂阿誰去得五峯云某甲去師云汝作麼生傳語五峯云待見西堂即道師云道什麼五峯云却來說似和尚　師與溈山作務次師問有火也無溈山云有師云在什麼處溈山把一枝木吹三兩氣過與師師云如蟲蝕木　問如何是佛師云汝是阿誰僧云某甲師云汝識某甲否僧云分明箇師乃舉起拂子云汝還見麼僧云見師乃不語　因普請钁地次忽有一僧聞飯鼓鳴舉起钁頭大笑便歸師云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什麼道理便恁麼對云適來只聞鼓聲動歸喫飯去來師乃笑　問依經解義三世佛怨離經一字如同魔說如何師云固守動用三世佛怨此外別求即同魔說　因僧問西堂云有問有荅不問不荅時如何西堂云怕爛却作麼師聞舉乃云從來疑遮箇老兄僧云請和尚道師云一合相

不可得　師謂衆云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衆皆無對　雲巖問和尚每日驅驅爲阿誰師云有一人要巖云因什麼

不荅時如何西堂云怕爛却作麼師聞舉乃云
從來疑遮箇老尼僧云請和尚道師云一合相

不可得　師謂衆云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
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衆皆無對　雲巖問和尚
每日驅驅爲阿誰師云有一人要巖云因什麼
不教伊自作師云他無家活　僧問如何是大
乘頓悟法門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
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
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辯別心無所
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俱歇
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
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
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
散透一切聲色無有滯㝵名爲道人但不被一
切善惡垢淨有爲世間福智拘繫即名爲佛慧
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揔盡不被繫縛處
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一切諸法本
不自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
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起若干種
知見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
有爲無爲解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
竟不與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
寄一切不拘去留無㝵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

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
衣食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爲世法之所滯心
雖親受苦樂不干于懷麤食接命補衣禦寒暑

有爲無爲解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迴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导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

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衣食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爲世法之所滯心雖親受苦樂不干于懷麤食接命補衣禦寒暑兀兀如愚如聾相似稍有親分於生死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却被解境風漂却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取於無求復同於有求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爲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爲一切有爲因果所縛他時還與無縛身同利物以無縛心應一切心以無縛慧解一切縛亦能應病與藥僧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荅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未得一切解脫問云何是心解脫荅不求佛不求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爲是亦不住盡處亦不畏地獄縛不愛天堂樂一切法不拘始名爲解脫無导即身心及一切皆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善將爲便了有常沙無漏戒定慧門都未涉一豪在努力猛作早與莫待耳聾眼暗頭白面皺老苦及身眼中流淚心中惶惶未有去處到恁麼時整理腳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多聞都不

相救爲心眼未開唯緣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蘊現前盡見嚴好舍宅舟船車轝光明顯

一豪在努力猛作早與莫待耳聾眼暗頭白面皺老苦及身眼中流淚心中惶惶未有去處到恁麼時整理脚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多聞都不

相救爲心眼未開唯緣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蘊現前盡見嚴好舍宅舟船車轝光明顯赫爲縱自心貪愛所見悉變爲好境隨所見重處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揔未定問如何得自由荅如今對五欲八風情無取捨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如木石亦如香象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又不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覺性自己俱不被一切有無諸法境轉是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境法是金剛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得縱令誦得十二韋陁經只成增上慢却是謗佛不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善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覓知解語義句知解屬貪貪變成病只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只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是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於理先立後有福智臨時作得捉土爲金變海水爲酥酪破

須彌山爲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廻首師云是什麼藥山目之爲百丈下堂句　唐元和九年正月十

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是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於理先立後有福智臨時作得捉土爲金變海水爲酥酪破

須彌山爲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廻首師云是什麼藥山目之爲百丈下堂句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歸寂壽九十五長慶元年勑謚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

禪門規式

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谿以來多居律寺雖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規度故常爾介懷乃曰祖之道欲誕布化元冀來際不泯者豈當與諸部阿笈摩教爲隨行邪舊梵語阿含新云阿笈摩即小乘教也或曰瑜伽論纓珞經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哉師曰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異大小乘當博約折中設於制範務其宜也於是創意別立禪居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如西域道高臘長呼須菩提等之謂也既爲化主即處于方丈同淨名之室非私寢之室也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者表佛祖親囑受當代爲尊也所裒學衆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中依夏次安排設長連牀施梵架挂搭道具臥必斜枕牀脣右脇吉祥睡者以其坐禪既久略偃息而已具四威儀也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怠或上或下

不拘常準其闔院大衆朝參夕聚長老上堂升堂主事徒衆鴈立側聆賓主問酬激揚宗要者宗依法而住也齋粥隨宜二時均徧者務干節

右脇吉祥睡者以其坐禪既久略偃息而已具四威儀也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怠或上或下

不拘常準其闔院大衆朝參夕聚長老上堂升堂主事徒衆鴈立側聆賓主問酬激揚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齋粥隨宜二時均徧者務干節儉表法食雙運也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務謂之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多人營事令各司其局也主飯者目為飯頭主菜者目為菜頭他皆倣此或有假號竊形混于清衆并別致喧撓之事即堂維那檢舉抽下本住挂搭擯令出院者實安清衆也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衆燒衣鉢道具遣逐從偏門而出者示恥辱也詳此一條制有四益一不汚清衆生恭信故三業不善不可共住準律合用梵壇法治之者當驅出院青衆既安恭信隨宜懲罰得留生矣二不毀僧形循佛制故法服後必悔之三不擾公門省獄訟故四不洩于外護宗綱故四來同居聖凡孰辨且如來應世尚有六羣之黨況今像末豈得全無但見一僧有過便雷例譏誚殊不知以輕衆壞法其損甚大今禪門若稍無妨害者宜依百丈叢林格式量事區分且立法防姦不為賢士然寧可有格而無犯不可有犯而無教惟百丈禪師護法之益其大矣哉禪門獨行由百丈之始今略敘大要徧示後代學者令不忘本也其諸軌度山門備焉

景德傳燈錄卷第六